

新針灸學

朱德
著

樣本庫

新針灸學

朱 璉 著



人民衛生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新 針 灸 學

開本: 787×1092/18 印張: 25 8/9 插頁: 22 字數: 319千字

朱 璉 著

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四六號)

• 北京崇文區錢子胡同三十六號 •

人民衛生出版社印刷 • 新華書店發行
長春印刷廠

統一書號: 14048·0523

195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價: (9) 4.20 元

1957年4月第1版—第9次印刷

(長春版) 印數: 113,101—133,100

中國的針灸治病，已有幾千年的歷史，
他在使用方面，不僅簡便經濟且對一
部份疾病確有効果，這就是科學，
希望中西醫團結改進，更進一步地
提高其技術與科學原理。

朱中

序

針灸治病，在我國醫術上有很久的歷史。我國最古的醫書中就有這類的記載。從古到今，不拘城市或鄉村，都有人行使針灸術。他們治療某些病，不需藥品，往往有效，有時其效極速，人都驚異其神奇。術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又多故神其技，秘而不傳。西醫則認為這術不合科學，很少予以注意。所以針灸術直到現在，雖還在我國社會上到處流行，但始終沒有脫掉它神祕的外衣。我想，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我國的針灸術，剝掉它神祕的外衣，研究和解釋它合理的內容，加以發揚光大，在醫學和醫務上不是無益的事。特別是

在我國醫藥而缺的今日，把工農勞動人民所習知的針灸術科學化發揚光大尤為必要。

朱健同志是學西醫的，她用科學方法研究針灸術多年，很有心得，想把這番心得寫成一書問世，我鼓勵她這樣作。

我患過左膀酸痛病，舉動困難，有數年之久，曾試過一些治療的方法都無效。後來朱同志和她的學生許式謙同志為我施行針灸，我的左膀逐漸恢復原狀，屈伸自如。我很感謝他們，他們為別人針灸也多生效。朱同志前在華北人民政府衛生部任副部長時，曾主辦了一所醫務短期訓練班，訓練一批中醫和接生婆，針灸術係其中課目之一，學

會這課的人不少。這批人現在華北五省農村中工作，頗受廣大農民的歡迎。朱同志著新針灸學一書，企圖把針灸術科學化，我雖沒有讀過這書的原稿，但証以身受和多年的日常工作，相信這書決不是妄作，故樂為推荐於我國的醫界。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董必武

序

——我與針灸——

我不懂得醫學，也不懂得針灸的科學道理何在，這裏所說的我與針灸的關係，僅僅是針灸治好我的病的過程。

我的身體，除了很瘦以外，一般說沒有發現什麼毛病。當然，經過反動派的種種迫害和長期游擊戰爭的生活，身體的各部分機能自不免有許多減弱，具體表現最嚴重的是神經衰弱、失眠和遺精。每在工作疲勞時就要發生，但一般還未影響工作。

一九四六年春，我奉命開闢一個新的工作，因為人力和其它條件的困難，也由於自己不善於工作，在開始的兩三個月中，經常處於疲累狀態，任何娛樂都沒有精力去參加。越是疲倦，越想工作，後來發展到放下工作就吃飯，放下碗就又工作，甚至一邊吃飯一邊批閱稿件，晚上失眠時又起來工作；這樣工作的效率當然不會高，但是看見有工作就休息不下去，這不完全是由於工作的責任心所驅使，而主要是神經興奮，不能自己。我和一些神經衰弱的同志們談過，他們都有這種經驗。

在我的疲勞已經相當嚴重的時候，我們機關中一個負相當重要責任的同志，要求回家看看他一別十餘年的老父親，我只好又兼管起他的工作來。在這樣的十來天中，正當暑假，天

氣很熱，我當然更感覺疲勞了，但是我總想等那位同志來後代替我的工作，讓我能完全離開工作休息一下，所以一直堅持到那位同志回來。在那位同志回來的當晚，我們談得很好，我還吃了很多飯，可是我從那晚睡下去，就再不想吃飯也再不想起來了。

起初還每天勉強起來到門外走一走，後來就只在到廁所時在院裏轉一轉，以後連床也不願下了。病的具體表現：一是不想吃喝；二是不能成眠，每天只似睡非睡的迷糊幾小時；三是每天下午微微發熱，發汗很多，尤其是在夜裏。當時會請幾位醫生來看，都說神經太疲勞了，安眠藥也不頂用；雖然吃了很多助消化的藥，但是飲食還是很少，而且也很勉強。這樣一直繼續了十天，才派人去請朱璉同志來醫治，並希望她根據病情攜帶些迅速有效的藥來醫治。

朱璉同志來時，並沒有帶任何藥。她細問了我的情形，把我的身體反覆檢查之後，皺着眉頭想了一氣，她微笑着說：「給你扎針吧！」並叫暫停服用其它藥品。這自然使我很失望，因為我原來希望有一種特效藥，注射一兩針就會馬上好的，但現在事已至此，我就只好由她去扎針了。

她規定每天扎一次針，早晚檢查兩次體溫，要我盡量想法吃東西，每隔三、四小時吃一次飯，並且用人工手術來幫助腸胃運動。第二次她來扎針時，我自己感覺第一次的針沒起什麼作用，但是她檢查了我的身體以後說已經好了一點，又繼續扎了第二次針。到第三天，我已能睡兩點鐘覺，吃飯也略多了些，但是還感覺不出大的進步。她檢查了我的身體以後，一方面說繼續有好轉，看她的表情似乎還有困難，因之她把前兩天檢查的記錄反覆看了幾次，又

把我扎針後的情形反覆問了幾次，決定在我脚上大趾與二趾之間，手上拇指與示指之間，很謹慎地下針，一邊翻閱她的針灸書籍，給我的印象是這一天她用的心思很大。她第四天來時，我吃飯已不感覺勉強，並能熟睡六個鐘頭，只是冷汗還很多，但大家都有信心了，她仍繼續扎針，第五天扎針後，冷汗就很少了，她因為事情很忙，第七天決定要走。她說我體溫已經正常，心臟的力量也已經加強，要求我只要想法多吃東西，決心一時期不過問工作，慢慢就會好起來。因為我不相信這樣就能治好，仍要求派人跟她去取有效的藥來，她笑笑同意了。但是我今天想來，那時所取來的藥，恐怕仍是普通的藥，事實上起作用的還是針。

因為能吃能睡，我在二十天之後，已能作半里地的散步，腦筋也一天比一天能想一些工作，由於工作的繁忙，不久我又到了工作崗位。由於恢復工作太早，我的身體恢復很慢，並且中間還犯過幾次，一般是在氣候急劇變化和工作繁忙的時候。我在四六年冬天，四七年夏天，四七年冬天，四八年夏天都會因疲勞，感冒發病，同時也會患腸炎，都是經過扎針後很快就好了。從四九年八月起，因為不再從事夜間工作，一年以來，一直在好轉，一般能維持八小時工作，間或過分疲勞，主動地再扎針，休息一下就好了。

三、四年以來，我在與病為侶中，也可以說是與針灸為侶，因為我並未找其他醫生看過，也沒有服用過其它的藥，只是感覺不舒服時就找朱璉同志或她的助手許式謙同志扎一兩次針就好了。有許多人笑我愚蠢，有很多同志善意地勸我不要再扎針，他們的理由概括起來不外幾種：一是不頂事、不科學，他們認為許多貴重的藥品都還治不了病，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而且說穴名針法都還是舊的一套，缺乏科學根據。二是說有副作用，民間有扎針傷氣之傳說，可能養成一種習慣性，像吸鴉片一樣，扎就好，不扎就又壞了，這樣是越扎越壞。然而根據我的經驗，事實是頂事，因為它治好了我的病，我曾看到許多人甚至是多年的老病都能治好，這是事實。至於科學的根據呢，我不懂得，就是朱璉同志也會很謙虛地說，有些道理還有待於繼續研究，但是我相信這是有它的道理的，譬如說治遺精，在下腹部扎針，有一次我向許式謙同志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在腹部扎下一寸多深是否會扎壞腸子，他說不怕。第二，腹部與遺精有什麼關係呢？但後來扎下去時，生殖器上的神經就發麻，這證明是有關係。而且經過扎針，遺精就停止了，這也證明是有道理的。至於副作用呢，三、四年來我並未感覺到什麼，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好起來，只要我自覺，而且環境又許可，生活工作的有秩序，事實證明，越來越扎的次數少，甚至可以不用扎了，並沒有形成什麼習慣性。但是像我這樣用針灸治好了的是否由於偶然？究竟有什麼科學根據？希望朱璉同志把我的身體、病狀及扎針的經過，提供醫學界研究，我想這對於研究針灸，對於醫學，對於人們的健康，都會有很大好處的。

一九五〇年八月 磐石誌於首都

自序(一)

針灸醫術確能治病，我在幼年時，印象就很深刻。因為它曾挽救過我祖母的死亡，針好了哥哥的霍亂。但當時我因受封建落後思想的影響，總以為這是「下流人」剃頭老、擦背老的行業，值不得我們去學習。以後學醫行醫十多年，又因忙於醫療工作，也從來沒有想起過要去學它。

一九四四年十月，在延安召開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毛主席在這個會上對文教工作指出了鮮明的道路。在醫藥衛生工作方面，毛主席號召現代醫學的醫生要團結以中國古代醫學為基礎的醫生，向他們學習並幫助他們提高，防治邊區人、畜的疾病死亡。毛主席說：「西醫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痛苦，不為人民訓練醫生，不聯合邊區現有的一千多個中醫和舊式獸醫，並幫助他們進步，那就是實際上幫助巫神，實際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這以後，在邊區政府召開的中西醫生座談會上，有一位六十多歲的任作田老先生，自願把他三十多年針灸行醫的經驗提供出來，希望西醫界深入研究針灸治病的道理。任老先生一講完，西醫中就有同志發起簽名，拜他為老師。當時我也簽了名，可是，一直沒有機會去當弟子。

第二年的四月，我因病到和平醫院醫治，不幾天，病好了，住院休養。有一天，院長魯之

俊同志笑嘻嘻的問我：「精神好起來了吧，明天我們開始在門診室實驗針灸，你高興參加麼？」這時我才知道他已經去過任老先生那邊十四天，學了學手法，抄了個手本，畫了幾張經穴圖。當時我覺得機會很好，就欣然同意了，但對針灸的作用仍抱着懷疑態度。然而實行針灸以後，事情越來越複雜，甚至使人目瞪口呆，無法解釋了。

一位受過槍傷的團長，小便失禁，常常尿在床上或褲子裏，有一條腿麻木不仁。開始針灸時，只是好腿有觸電樣的感覺，每天或隔一天針灸一次，每次針相對側的兩個穴，漸漸地病腿也有發麻發酸困的感覺。有一次針背部的膏肓穴，下針不久，這位團長突然昏厥，牙關緊閉，四肢發冷，出冷汗，膏肓穴的針並沒有起出，又在人中穴進了一針，他就立刻蘇醒過來，覺得像睡了多時那樣舒服，此後小便失禁的程度也減輕多了。我記得，他除針灸膏肓穴和人中穴以外，前後還針灸過骶骨部的上髎、次髎、中髎、下髎和腿上的委陽、陽陵泉、足三里等穴。

還有一位該院的工作幹部，患夜盲症，日子已經不淺了，一到陰天或光線微弱的地方或黃昏的時候，不僅不能讀書寫字，連一棵一棵的大樹都看不見。從扎針那天起，我用全付精神注意他目力的變化，每天清晨跑去問他頭天黃昏感覺如何。那知第一次針睛明、瞳子膠，天黑時，他看得清樹了；第二次針攢竹、絲竹空，他晚上能看到報上的大標題字了；第三次針魚腰、四白，他看到報上筆劃少的小字了；第四次針上星、陽白，他能夠在晚上看報了，只是眼睛覺得困乏些。以後又每隔一日重複針上述的各穴，針了約十天，從此就完全好了。我

每當聽到他講目力進展情形的時候，都禁不住咄咄稱怪。因為在西醫說來，夜盲症就是眼角膜軟化的一個症狀，它的原因是營養不良，缺乏維生素甲。要治療這個病，按西醫書上說，首當注意營養，要吃牛乳、雞蛋、獸肉、鮮魚、魚肝油等食物。可是他每天只兩頓小米飯和瓜條菜，飲食並未改善，怎麼針灸治療就這樣頂事呢？和魯院長研究，他也是驚奇不休。

治好一個人，一傳十，十傳百，病人就越來越多了。過去到和平醫院來治病的，農村羣衆並不多，他們害怕吃西藥，打洋針，開肚子，非到萬不得已不敢上門；這一回可就多啦，農民中有患終年拉肚子的（習慣性腹瀉），也有一個月只大便四、五次的（習慣性便秘），還有其它許多病症，沒有化一個錢，沒有吃一點藥，針灸後就好了。有一個病人躺在門板上縮成一團的抬來，扶他起來，兩隻手還壓住肚子，緊緊的皺住眉頭叫痛。經診斷為胃神經痛，在他兩小腿上的三里穴，一邊扎下一針，病人立刻眉眼開了，手也不壓肚子了；又在臍上約四寸的地方下一針——叫中脘穴，病人更鬆了一口氣，說：『神針！神針！一點不痛啦。』病人說着笑着，自己扛着門板回去了。

這年八月中旬，因為去聽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兩次報告，我在水深過膝的延河裏，來回淌了四次，這以後腰部到臀部覺得有些疼痛困乏，兩腿沉重，腳跟也有些脹痛。起初還是少走些路就痛得輕些，五、六天以後，不走路也痛得厲害了；從腰部、臀部、大腿後側、小腿外側及後面，一直到腳跟腳背，痛得如燒、如灼、如鑽、如刺的不可忍耐，尤其是晚上痛得不能入睡。按這情形，無疑的是因受涼而起的坐骨神經痛。附近的醫生來看我，也診斷為坐骨

神經痛。於是吃止痛藥啦、注射止痛針啦、熱罨包啦、擦樟腦酒啦……，想盡各種辦法，都只能一時的稍減疼痛，我整整三個晚上沒有入睡了。這時，才忽然想起了針灸，馬上派人去和平醫院向魯院長借針，借回來時，已是黃昏，劇烈的疼痛也正開始。沒有人會給我扎，我就自己來扎，請別人照着燈看着錶，告訴他入針十五分鐘後叫我起針。針的是右側臀部環跳穴，因自己給自己針，右手動作方便。進針約二寸，腿就感覺像觸了電，從臀部一直貫通到小腿，腳背上也有感覺，我用拇指、食指在針的螺旋把上輕輕的捻動了幾下，不知不覺的就睡着了。到十五分鐘，我被叫醒起針，這時如燒、如灼、如鑽、如刺的難受勁已煙消雲散了。第二天怕疼痛再發，又針了左側臀部環跳穴和兩腳背內庭穴。這一次的治療經驗告訴我，在針刺後不一定要用艾灸。多蒙魯院長來信說明送我兩根針，從此我就有了這個工具。

這以後我遇到一針見效的病越多，我就越覺難以解釋了。例如：張化夷同志，多年來患夜間流口水的病，每天枕頭上要濕一大塊，針了一次合谷穴就好了。又如馬溪山同志，他告訴我，半月前在雪天颳風的早晨出門，以後半邊臉常覺發冷，含水漱口，水就由半邊嘴唇冒出來，我仔細一看，他的嘴稍微抽動，向右側歪斜，當時診斷為顏面神經痙攣，發展下去顏面和眼都會抽動的。他要我扎針，我說沒有把握，可以試一試，就在嘴角兩旁針地倉穴，又在右側顳部針頰車穴，約十多分鐘，起了針，馬同志再含水漱口，一滴水都不往外冒了。我再仔細看他的臉，別人也看，他自己也照鏡子，嘴不歪斜了。嘿！屋子裏的人都震動起來了，有的用手指頭敲桌子，有的在鼓掌，這個問什麼道理？那個問什麼道理？我心裏也在問什麼道理，

這時我想找書，可是找不到。之後去請教能針灸的中醫先生，他們又認為要懂針灸，必須熟悉「陰陽辨症」「子午流注」「九補六瀉」等方法。和西醫去談論談論吧，得到的回答有兩種：一種是認為值得研究，既能治病就一定有科學道理，可是現在沒時間去研究。另一種是：「哼，有這個事情？」不發表任何意見。徘徊苦惱，最後自己給自已下了個決心：不管它理論通不通，能治好病就幹起來再說。於是就在我工作的一個醫院和一個門診部的醫務人員中把學習針灸作為一個工作任務，要大家學會針灸的技術。

一九四六年到現在的三年中，我在針灸工作上雖然還沒有弄出什麼成績，可是同志們對我的希望和幫助却非常迫切。又承同志們給我搜集了一些關於針灸術的醫學書籍，使我在研究中得到了參考資料。

到現在為止，我在研究針灸中得出這樣幾個問題：一、中國古代針灸穴位根據十四經，即是分手三陰、足三陰、手三陽、足三陽和胸前背後的任脈督脈為十四經，按刺激神經來說，其分佈範圍大都是合乎科學的人體解剖，但經穴的起止行度有些就不免牽強附會；而日本醫學家主張的孔穴（中國最早也是孔穴），雖然有許多是常用的穴位，但完全否定十四經經穴，又未免太遷就肌肉與骨骼的一般解剖，而且與神經分佈也有出入。因此我們必須以更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它在生理上的穴位及其作用。二、中國針灸療法，一般是針後再灸（灸，就是用艾捻成艾炷，放在已針過的針孔部燃燒的意思）；在人體七百多個孔穴中，僅少許能針不能灸或能灸不能針，也有少許穴是禁針禁灸的；又把它分成針刺治「內症」，艾灸治「外症」。

日本熱心於針灸研究的醫學者，分針灸為針科學與灸科學，認為兩者各有治內外各症的效用。可是，在我們的經驗裏，有的病可以針灸同時並用，有的病單獨針刺即可，有的病單獨灸灸有效，甚至有的病以針灸與藥物配合治療，才能達到治療目的。有些禁針、禁灸的孔穴，根據解剖部位，同樣能針、能灸。如果我們能求出它的治療原理，將會使針灸醫學得到更廣泛的運用。三、針灸療法所以能治胃腸神經痛、急慢性胃腸炎、習慣性便秘、習慣性腹瀉，以及其它慢性病和神經衰弱等症，是因它確能調節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的拮抗作用，能調整腦脊髓神經與知覺神經、運動神經的傳導作用；它能適當地增殖紅血球、白血球與淋巴球，加強抵抗力。在治病中我用理化的配合實驗證明了這點。其它如針灸在幫助診斷上也有很大的作用，但有些針灸醫生以針灸治病為萬能，這是不對的。據我的經驗，有些病能針到病除，有些病可減輕病症，但也有針灸無效的。這些問題，本文不作詳談，以待專篇論及。針灸醫學是中國幾千年來寶貴的文化遺產，為了從科學上加以提高並改進其技術，希望有更多的中西醫同仁來參加這個研究。

（原載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人民日報，題為「我與針灸術」）